

论《水与火的缠绵》中的女性意识

肖玉林

(湘南学院 中文系,湖南 郴州 423000)

摘要:池莉的小说浸透着浓郁的女性意识,她以鲜明的女性意识观照和表现女性的生存本相。在其长篇小说《水与火的缠绵》中,女主人公曾芒芒从叛逆到挣扎,从幼稚到成熟,收获着教训与经验,在其成长的历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正是新时期女性自我意识苏醒的象征,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关键词:《水与火的缠绵》;女性意识;成长主题

On Feminine Consciousness in *The Lingering of Water and Fire*

XIAO YU-l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Xiangnan University, Chenzhou Hunan 423000, China)

Abstract: Chili's novels are full of feminine consciousness, with which she has clearly expressed the true characteristics of females. In her long novel *The Lingering of Water and Fire*, the heroine ZENG Mang-mang, from naive to ripe, harvests lessons and experience through rebelling and struggling. The feminine consciousness showed in the process of her growing up is the symbol of self-conscious women typical of those who are awakening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Key words: *The Lingering of Water and Fire*; feminine consciousness; theme of growing up

纵观新时期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女性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张扬与对女性生活状态、内心世界的关注共同促进了它的蓬勃发展,女作家们以女性特有的艺术感受、生活体验和女性视角创作了大批反映女性生活的作品。同为女性作家的池莉,其小说中也同样充盈着浓厚的女性气息。女性意识是池莉小说的内质,在二十多年的创作中,池莉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姿态,然而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是持久的,她以鲜明的女性意识观照和表现着女性的生存本相,深刻挖掘着根深蒂固的男性世界里的女性生命力和创造力,力图确立女性独立的人格和价值观。

池莉小说中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即就文学层面来讲,应当是自觉的独有女性视角、女性经验、认识和体验的语言范式;就文化层面讲,应当是以‘非暴力’‘同情心’‘平等及和谐意识’等等为主要标志的女性特征对抗和解构以父权制为标志的男性霸权文化,建构男女两性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

谐、进步的社会文化模式”,^[1]在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中独领风骚。具体表现在对女性生命体验的自然捕捉,对女性言说方式的细碎呈现以及对女性活泼生命强力的朴素展示等方面。在池莉长篇小说《水与火的缠绵》中,女主人公曾芒芒以几近完美的形象穿行在《水与火的缠绵》这一婚姻的围城内外,从幼稚到成熟,收获经验与教训,在生命的成长中走向成熟。本文试从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分析池莉笔下的女性在爱情婚姻等个人成长历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

一 青春期的叛逆

伴随着青春发育的来临,女孩生理的成熟成为她自我认识的开始,从此,内在的冲动使她的心理历经坎坷,使她陷入迷惑、恐惧和焦虑。在这时期,大多数女孩情绪上出现烦躁不安、易怒、好攻击或忧郁和多愁善感情形。少女们不仅个人意识觉醒了,也

收稿日期:2009-06-10

作者简介:肖玉林(1973-),男,湖南耒阳人,湘南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感受到了作为女孩的不便和尴尬,开始有了初步的女性意识,但此时她们的女性意识还处在萌芽状态。

作为儿女,在一定时期内言行会受制于父母。开明的父母给予儿女一定的自由,儿女们会过得轻松快乐;而专权的父母严厉控制儿女的言行,他们便过得沉重压抑。曾芒芒与父母的关系属于后者。我们通过小说中曾芒芒 1980年 5月某个星期天的一系列动作来看。“对父母谎称她在工厂加班,因此获得了一个悠闲的星期天。接下来,曾芒芒一听见母亲的高叫声就“丁零咣啷,一地破碎的搪瓷和破碎的青春之梦。慌乱的掩饰……”^[2]小说被藏在被子里,纱巾塞进了枕头套里,穿上老蓝色的帆布工装,用一条手绢把披散的头发扎起来,慌乱的应声。^[2]这都是为了应付母亲的突然来袭而在瞬间完成的动作。其背后是十年文革后,身为知识分子的曾芒芒父母紧绷的神经,他们严格要求女儿积极上进,工作认真,生活作风严谨,团结同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能犯一丝丝的过错。可是他们忘记了芒芒首先是个女孩子,女孩子心思细密,感情细腻,需要的是父母的关怀,而不是严厉的教训。畸形社会导致的畸形母女关系,使她难以获得任何感情上的满足。曾芒芒后来选择婚姻的方式,以及她那倔强的性格,与女儿时代的经历不无关系。

“家庭中的‘情感气候’很重要,良好的‘情感气候’可以使每一个成员具有具有独立的个性。协调快乐的家庭,其成员可以有共同的爱好、娱乐、思想,互相信任、鼓励,这种家庭的道德表现一般也较高。”^[3]^[5]可是曾家是革命家庭,革命家庭不谈儿女私情、不谈生活琐事。曾芒芒来月经了,母亲郝毓秀只是每月在抽屉里添加卫生纸。芒芒其实很想拥有一个张阿姨那样的母亲,可是郝毓秀不是。所以,其母女关系只能是严肃僵硬的。

从 1980年 5月某个星期天曾芒芒父母的驾临,说她可以考虑个人问题了开始,到她三年内换了五个对象、与邝园的那段故事,直至遇见高勇与高勇结婚,甚至工作,都是郝毓秀一手安排的。

当女性意识受到阻碍时,矛盾冲突就会尖锐激化。在父母离开后,曾芒芒的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原状,实际上她一直在无声地抵抗。曾芒芒内心觉醒,表现却又那么循规蹈矩,这是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限制的表现,也是几千年来女性受压迫的惯例,是传统文化教化的结果。

二 婚恋期的聪慧

女性生存中,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实践、对情感的定位及母性意识的展现组成了女性的意识形态。当少女在生理的变化和文化的启蒙中,自我女性意识渐渐觉醒,其觉醒的最大表现反映在对性别压抑的精神抵抗和对爱情婚姻的大胆而执着的追求上。

女性对爱的希冀是永不改变的。对美好浪漫爱情的追求是女人心底最真挚的向往,然而这种追求只能是梦,女人仍然是现实中的女人。与陈染、林白对女性自我内心世界的剖白不同,池莉更关注的是将女性的困惑和觉醒呈现在读者面前。陈、林所关注的是女性内心、女性深层的潜意识,她们的书写是一种私人化的书写,以主观的思维审视生活、对抗生活甚至是逃避生活,因此在她们的作品中常常寄予了一种寂寞和压抑。而池莉在作品中并没有以其女性的身份对女性生活本身进行剖析,而是通过对日常生活和冲突的描写揭示了女性生活的真实感受。在现实的真实而琐碎的生活中展现她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20世纪 80年代里,作为女友、妻子的曾芒芒,在爱情婚姻中又是如何展现其女性生存状态、女性意识的呢?

1、主动权的把握。女性意识的表现一部分体现在平等上。这在具体的生活中可以表现为某一件事。从芒芒与高勇的第一次相遇开始,就决定了她是婚姻的主宰者,拥有所谓的主动权。(曾芒芒错把高勇的腼腆当作深沉,这就避免不了他们的婚姻只会是一个不成功的悲剧。)在两人相处刚开始,高勇显现了其作为男性的笨拙。看完电影后宵夜,高勇主动掏钱开票、领食物,却总会把碗里的汤泼洒出来,手忙脚乱,不是差点滑倒,就是弄脏衣服。芒芒不忍心看他笨手笨脚的样子,后来基本上就是自己去端东西了。她没有怨言,她是自愿的。当初公安干部宋劲松躲避付钱吃夜宵主动占位,而让曾芒芒去端夜宵时,芒芒决然地甩开了宋的手。而现在,她很心甘情愿。从这一点看,曾芒芒很是勇敢果断,能抓住机会,掌握自己的命运,以往的女性很难做到这一点,而这正是平等意识的体现。

2、“文不对题”。女性只有通过自我身独特体验打破男性权威,表现女性价值和秩序,才能建构女性意识。曾芒芒与高勇的恋爱生活很是文不对题,两次约会,都误会错了,让芒芒很是恼火。除了文不对题,他们的恋爱生活“平静得令人发闷,难过”。芒芒的个性倔强,拥有诗意般的梦想,从这个角度来

讲,就不难明白她对与高勇的“文不对题”会极度敏感。“假如我也满世界去找你,那不是更容易错过吗?我当然只能在这里等候了。”^[21]这是第一次约会。第二次约会,芒芒欲哭无泪,觉得这将是永远的文不对题,问题不在于失约和过错,在于对这个世界的感觉和判断的完全不一致。“曾芒芒一直走到江边,将卤菜和酒拿出来,一一扔进了长江。高勇对她的激烈动作,保持了高度的沉默。”^[22]芒芒与高勇的文不对题,她感知到它的灾难性,可她要求自己做一个宽容的女人、坚强的女人,所以忽略了。这是一种纯粹的生命感悟体验,发自女性独特的生命感悟,但是被她强制性地忽略了。于是,“坚韧与宽容”的过程变成了她试图印证自我意识的心路历程。

3.对生存空间的对握。新现实主义小说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在阅读曾芒芒的同时,我们为她的痛而痛,为她的遗憾而遗憾。在经历了生活的诸多不如意后,芒芒允许高勇忘记她的生日,允许他们没有结婚纪念日,允许生病的时候高勇不照顾她,她当然深深地遗憾,但是她要求自己把遗憾埋在心里。结婚后的芒芒忙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玻璃窗破碎了要更换,晾衣架锈坏了要重装,下水道了要请人疏通;作为男人,高勇对这些都不屑一顾,他觉得烦琐。可这是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都是芒芒一个人解决的,这是一个女人生存的矛盾,也是女性独立和觉醒后的必然经历,体现了曾芒芒作为女性对生存空间的适度把握,也是高勇的颓丧,男性霸权文化中心大厦坍塌的点滴体现。跑月票很累,玻璃划破了手指,如果高勇不表示关心,芒芒是不会主动叫苦的,她吃苦要吃到她的爱人被感动。就连分娩了,她也一个人去的医院,没有嚎叫。芒芒的坚强勇敢读者是有目共睹的。她不抱怨,不认命,不矫情,坚韧而宽容,活得真实而鲜明。婚姻是自己选择的,曾芒芒对生存环境有足够的认识 and 了解,她对人生进度的掌控程度令人惊叹。

毫无疑问,女性作为人类社会的“半边天”,不应该再受压迫——以父权制为中心的封建思想的压迫。工作中的曾芒芒就十分强烈地体现了这一性别立场。在所有人都支持高勇考研的时候,“怎么没有人想到芒芒也想考研呢?这表明女性在照顾家庭和亲人的同时也要求进步,这就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高勇考研失败而颓废、下海,芒芒的才识得到认同而扬眉吐气、意气风发,这种鲜明的对比并不是为了压制男性,而是证明女性并不亚于男性,这有

力地冲击了传统社会的女性观。

三 婚姻期的挣扎

《水与火的缠绵》中的曾芒芒和高勇,俗世中的一对平凡男女,发生了两性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然后呢?实实在在的婚姻生活是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芒芒以一个女性特有的温柔和坚强,抵御了一次次现实的冲击,力图化解和高勇之间那些看来有些荒唐却又不可抗拒发生了的误会,使婚姻看起来圆满一些。这其中的委屈、泪水、挣扎,高勇似乎并不能体会和理解,更令人不堪承受的是婚后他对芒芒的一句残忍的评价:“你是一个天真而无趣的良家妇女!他全然忘了芒芒是他自己通过选择比较,挑选出来的“高贵、圣洁、宽容而温柔的”妻子了!是他忘了,还是她变了?池莉将这部小说取名《水与火的缠绵》,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由于性情中缺乏互补性和包容力,主人公芒芒和高勇本来就是一种水火不容的结合,或者说芒芒自身的性格中有水与火的两面(比如她和常声远在一起时显出的活泼爽朗),但往深处讲,则表现出了现实生活中理想婚姻的失落。

爱情这个词,对男女两性有着不同的含义,这是在他们之间引起严重误解甚至分裂的原因之一。正如拜伦所说的:“男人的爱情是与男人的生命不同的东西,女人的爱情却是女人的整个存在。男人是主体,他就是他自己,他有勇气超越爱情,他有抱负,会竭力扩展他的世界,他是行动的。《水与火的缠绵》中,算得上是曾芒芒情人的就是与她有着革命友谊的常声远。

曾芒芒与常声远的革命友谊无可挑剔,但都能感觉到对方的压抑,社会道德规范往往谴责着他们的灵魂。“真正的爱情应当建立在两个自由人的相互承认的基础上;这样人们才能感觉到自己既是自我又是他者;既不会放弃超越,也不会被弄得不健全;他们将在世界上共同证明价值与目标。”^{[4]1820}曾、常在维护各自的婚姻的同时也呵护着这份难得的真情。彼此心灵透明,无须揣测,才会活得轻松自由,活得高尚,高尚的感觉可以消解人生的痛苦。

在结婚10年之后,曾芒芒走出了围城,从容而自信。因为高勇始终无法给予她想要的理想、呵护与尊重。这场婚姻从最初的开始,到最终的结束,都是她的选择。

池莉笔下的曾芒芒,坚韧而从容,在那些尽管有阴雨但终究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略显沉重但不失轻

盈的舞蹈。这难道不是生活的进步,不是女性的成熟?《水与火的缠绵》可以称得上是池莉探索追求的女性意识变幻的总演练。对于像高勇这样的婚外情,作者认为是“生物的本能决定了男人一生都追求女人,经常会有激情。这也是婚外情存在的根本原因。假如人类无法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动物性,就会激情泛滥。理智的人要调控好自己的动物性,这牵涉到一个人的文化、修养、以及配偶的配合,更要靠自己的修炼”^[5]这样的婚姻情爱观,就决定了小说主人公曾芒芒面对高勇的婚外情的态度。曾芒芒对爱情婚姻的体验,又何尝不是池莉对婚姻爱情生活的感受;曾芒芒的成长过程也是作者在过去 20 年的社会变化中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

曾芒芒在忍受婚姻的折磨、丈夫的背叛之后,随着时代一起成长、成熟,最终明白了自己的需要,明白了人应该为自己的需要做些什么才是对自己的尊重。她明白,不能继续依附于某个男人,应该有自己的追求。所以她在电话里对常声远进行呼喊:“我要你回来”,并且抛出了红绣球。尽管是“迟来的爱”,但终究是人性的一次小小的解放,是女性顺从人的本能,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女性独立意识的真正觉醒。

四 为母期的坚韧

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池莉对女性本体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与许多女作家一样,池莉也是以自身经验为基础,以自己的体验感悟作为审美感知点,她在自身的婚姻生育过程中,对作为女人的另一深层含义有了切身的体会。

作为一个女人,大都避免不了做母亲的职责。生育——女人的成人礼和命名式。生育是女人成熟的炼狱,是她们生命意识萌芽苏醒的血色摇篮。池莉的很多作品也都表现了女人作为母亲的种种烦恼与幸福。在《太阳出世》中,池莉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初为人父人母的全过程;《小姐你好》中戚润物作为一个弱智儿的母亲,并没有以此为要挟来挽救婚姻;《锦绣沙滩》中,照顾儿子每天的生活成为了立雪个人的专职,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女性做母亲的责任。

明白一个女人作为母亲的重要性和创造性,也就明白了母亲在家庭中地位和重要性。经过了生育体验的女人们,都变得所向披靡,勇敢无畏。正像《太阳出世》中李小兰所说的:“连孩子都生了,一个

女人还怕什么!”

在《水与火的缠绵》中,曾芒芒面对意外怀孕出奇得冷静,然后像赌气的淑女一样端坐着,等待着,等待着孩子的出生,她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孩子的到来。孩子到来了,母亲既兴奋又满足。婴儿与母亲是一对天生的密友。曾芒芒服从着儿子,儿子就是另一个自己,神秘的自己,是她心灵的回应。儿子是家庭的绝对核心,他凝聚了所有亲人的心血。曾芒芒绝对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她宽容,善解人意,充满爱心,她无法不成为高天意的母亲,因为那是她的重生,她倾心所爱的,是她最自我的一面。

孕育生命的过程不仅能使女性变得智慧宽容、坚忍有力,还能使她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生命的内涵,更加有效地把握生活的舵盘。这是女性对自我意识的肯定,是女性本质的重新界定,也是对女性历史命运和生命体验的肯定。

综上所述,曾芒芒在其成长的历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是新时期女性自我意识苏醒的象征,她对高勇的失望,是对整个男性的失望,是对一个时代的失望,她的周围似乎有一张网,无形的坚韧的网,她想突围,最后她冲破了这张网,也就是拆解了男权文化的大厦,冲出了男权文化的藩篱,这相当具有代表性。在女性被压迫了几千年之后,女性只有反抗才能享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和权利。当然,女性意识的独立,只是颠覆男权中心,破除男权神话,只要独立,并不是要搞对立。只有两性的和谐,女性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两性平等,女性才能自由独立地享有权利并担负义务。

参考文献:

- [1] 李自雄,涂珍兰.赵玫盛唐历史小说中女性意识的文化意义[J].当代文坛,2004(3).
- [2] 池莉.水与火的缠绵[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 [3] 李美格,陈平俊.女性心理学[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0.
- [4]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 [5] 殷健灵.池莉访谈——动物性的爱情和人性的爱情[J].现代家庭,2001(6).

责任编辑:黄声波